

晚清新小说人物命名初探

孙轶旻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晚清特殊的社会和时代背景造就了新小说这一异于传统小说的样式,它不仅充满新概念新事物,还具有新的文化内涵,并通过独具一格的人物命名体现出来。人物命名的目的在新小说中可分为三大类:一为讽刺人物,二为表现主旨,三为构造情节。通过这一类型化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晚清新小说的价值作一番新的思考。

关键词: 新小说;文化内涵;人物命名;反讽;间接暗示

“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①那时,“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②新小说于焉形成。由于时之缘故,新小说紧扣时政,切中积弊,刻画社会丑态,高举立宪大旗,提倡维新爱国;虽然也有很多缺点,但毕竟开创了中国小说的一个新时代,一个写新思想,新事物的时代。与之相辅相成,在小说的创作手法上,亦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作为小说技法和思想内容表现之一的人物命名,却没有受到小说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人名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载体,其实它常常是取名者丰富联想的高度浓缩。”^③然而多数传统小说在人物命名上无甚创新之处,往往沿用一般生活中的取名方法。一些小说中配角人物的命名甚至显得十分随意,例如写到官差,无非张千李万、董超薛霸之流。“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看,《金瓶梅》之前的作品似乎局限于使用外加式的绰号,较少在人物本名上

下工夫。”^④从《金瓶梅》开始,至清朝中叶,随着一批小说名著的成书,人物命名开始出现新的气象。煌煌《红楼梦》巨著,大量使用人名谐音,或点出作者的写作方针(贾雨村——假语存、甄士隐——真事隐),或暗示人物的命运(娇杏——侥幸),或为后回书埋下伏笔(霍启——祸起),或表示作者对人物的态度(元迎探惜——原应叹息)。《聊斋》亦将人物命名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聊斋人物命名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短篇构思艺术的创造性发展,是塑造人物性格的妙法天成。”^⑤因此可以说,《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代表了传统长篇和短篇小说人物命名的较高的成就。

晚清新小说在宏观艺术成就上不可与《红楼梦》、《聊斋》比肩,但在人物命名手法上当仁不让,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蕴含着作者的赞颂褒贬。笔者认为,人物的命名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技巧的层面,或用谐音,或用双关,或直接用美好的字眼,或化用典故。尽管这些

收稿日期:2002-04-01

作者简介:孙轶旻(1980-),男,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起名的技巧有时可以被安排得非常巧妙，但它终究是要为名字所表达的意义服务的，是名字内涵传达的媒介。因此，人物命名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意义传达的层面。这里的意义不仅指起名者（作者）的思想，也可以是对小说文本构成的作用。这两个层面，一为表，一为里，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晚清新小说在人物命名的技巧层面上基本上继承了传统小说的血脉。如睡狮《马屁世界》中，钟华为马屁客所蒙蔽，弄得死无葬身之地的惨剧。钟华者，中华也。作者谓满清满目疮痍，大厦将倾也。从“钟华”到“中华”，就是一个谐音过程。只是新小说中很少使用典故，因为晚清新小说的目标是要向大众传递新思想、新意识，语言力求通俗明了，于是不再囿于从故纸堆中挖掘旧料，这其实也是与当时力主改革的思潮一致的。“由于名字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代号，是取名者深沉感情的凝结，殷切希望的寄托，志趣抱负的抒发，也是取名者内心世界的某一侧面的显露，因此人名也与其他语言现象一样，同复杂、丰富的社会文化有着广泛深刻的联系。”^⑥所以，晚清新小说的人物命名在文化的反映上便与传统小说大不相同。笔者将其中21部小说^⑦中的人物命名方法按表现内容分为三类，一为讽刺人物，二为表现主旨，三为构造情节。虽然这三大类在传统小说中或多或少出现过，但新小说却生发出许多新的意义来。

（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向来有以文艺作为讽刺现实的传统，这和《诗大序》中提出的诗的“美刺”作用是一脉相承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举出小说之所以动人，在于有“熏、浸、刺、提”四种功能，其中的“刺”即讽刺。在传统小说中，通过人名来讽刺人物的例子并不是很多，《金瓶梅》算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例子。西门庆热结的十兄弟的名字各有寓意，如应伯爵（白嚼）和吴典恩（无点恩）；对一些市井无赖的取名也颇具讽刺意味，就像车淡（扯淡）、游守（游手）、郝贤（好闲）等等。《金瓶梅》所反映的

晚明社会的方方面面为这些跳梁小丑的命名奠定了基石，而晚清是中国历史上很黑暗的时期，几千年的旧弊陈陈相因，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不断地反映出愚民之制、官僚舞弊、外交挫败、军心怯懦以及捐纳制度与科举制度之荒谬和弊害，亦将人性中卑劣的性格——阴险、贪欲、恶毒、残暴等予以表现出来，并进一步提出建设性的结论。”^⑧这样，新小说中人物命名的讽刺面就更为广泛，并且针对不同的对象使用程度不同的讽刺模式，更显示其手法的多样化。弗莱（Northrop Frye）强调讽刺最主要的两种因素时，表示：一基于幻想或一种古怪感或荒唐感的机趣或幽默；二是一个攻击的对象。^⑨笔者根据对人物讽刺过程中哪种因素更多一点而将其归纳为直接攻击性讽刺（hurt）和机趣幽默的讽刺（ridicule）。

直接攻击性的讽刺正如鲁迅先生论谴责小说的“辞气浮露，笔无藏锋”^⑩，在人物命名上往往给其一个愚蠢和可笑的名字。如颐琐《黄绣球》中的猪大肠。此人在书中为清廷官吏，只会要钱，别的事都不问。敲诈主人公黄氏夫妇，摧毁新教育事业。其人逆势而行，故作者直刺其名。又如汉国厌世者《洗耻记》中的贱牧王。书中主人公之父在亡国之后，聚众和贱牧王相抗，结果被全部镇压。贱牧王，犹指清朝皇帝。再如黄小配《宦海升沉录》中的康无谓是故意讽刺康有为。因为“由于个人与党派的偏见，黄小配对康有为的变法采取全盘否定乃至丑化的态度”。^⑪

机趣幽默的讽刺虽不如直接攻击那么锐利，但从字面上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此人的丑行或丑态。如刘鹗《老残游记》中的齐河县知县刚弼，此人自以为“清官”，任性妄为，不恤民情，对涉案者滥施刑罚，造成冤案（第十六章，魏氏父女涉嫌毒杀十三人一案）。刚弼，刚愎自用之意也，作者讽之。又如姬文《市声》中的屎老爷（阿大利）、屎太太、香老爷（王香大）。前两位由运粪而富，后一位因卖花发财，自以为了不起，一会儿请客，一会儿家宴，又花钱捐官，丑态百出。如欧阳健所说“阿大利，王香大的花钱捐官，完全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莫大喜剧了。”^⑫

从以上的两种讽刺手法中可看出,作者的道德准则十分明显,评判标准亦由作者自己提出。但在另外一种讽刺中,作者的态度并不直接,而是通过其自身造成的可笑或荒谬的效果来表现作者的意图,我们称之为反讽(irony)。这是一种高级的讽刺方式,采用“和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相反的幽默或嘲笑用词法”,^③在人物命名上往往使人名的暗示与此人的实际行动相悖,达到讽刺人物及其性格的目的,体现出作者机智幽默的一面。

如李伯元《文明小史》中的傅彦登、柳继贤、魏榜贤三人。傅,知府,喜欢使用官威,逮捕反洋人士,又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集合起来暴动。后来被省里知道了,予以撤职处分。“彦登”者,升官意也,其结果却被撤职,作者讽刺意也。柳,知府。想有些作为,但害怕洋人,以至诸事不顺。“继贤”者而不贤,作者用曲笔也。魏,无赖。改了洋装,到处招摇撞骗。此讽“榜贤”(标榜贤能)也。又如刘鹗《老残游记》中的曹州知府玉贤,他亦自认“清官”,随心所欲地使用“站笼”酷刑处死他心目中的强盗。“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第三章)此人实为一酷吏,非“贤”也。若官都像玉贤、刚弼那样,则百姓休矣。故回后刘鹗自评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再如怀仁《卢梭魂》中的华裕后、黄福,二人为贪官所逼,但消极抵抗,直至华被诬为党人,黄被官厅豪绅勒索,才随其子跑上“独立峰”“自由峡”自成国家。作者讽其革命不坚决也。言其有裕而无裕,增其不幸;言有福而无福,增其惨况,使二人心志坚也。

反讽式的人物命名在传统小说中亦时有所现,只不过在“irony”这个概念从西方引进之前,大家都认为这是含蓄的“说反话”的讽刺手法。比如李百川《绿野仙踪》里的温如玉乃是一喜好嫖赌之徒,李绿园《歧路灯》中的张绳祖却在家祠享厅中开赌场,又把祭祖的斋室用作赌场的耳房。晚清新小说很好地吸取了这种方式,并把它与其他两种手法结合起来,对最厌恶

憎恨的对象,当然要“笔无藏锋”,而对调侃性的人物,只要加之反讽足矣。

(二)

晚清新小说很大一部分是提倡革新的,无论是立宪还是革命,作者想象中的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因此在人命名上也寄托了他们美好的理想,于是这些人名就富有憧憬的意义。这些憧憬不是针对个人,而是真心地希望我们的国家、民族奋发图强,有朝一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再遭受屈辱与压迫。这是一种何等伟大的憧憬!而在大部分传统小说里,名字俗一些的,男子无外乎“福、禄、寿、财”或“瑞、顺、昌、兴”之流,雅一些的,亦如“良卿、君文、景期、青霓”之类。而女子多是“香、蕙、瑶、锦”或“月娥、云英、若兰、翠黛”之属,似有千篇一律之感。总而揽之,不离个人兴衰荣辱和外貌形象。相较之下,新小说人名中所表现的旨趣要比传统小说博大,正体现了晚清新小说与众不同的文化内涵。这种表达超越个人的憧憬的命名方法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其一,将固有词汇谐音后直接用于人名。如思绮斋《中国新女豪》中的辛纪元,她和华其兴(下文将提及)是留日的学生,为振兴女权而携手奋斗。华被选为恢复女权会会长,辛为副会长。中国驻使李伯琢得知后欲重办这两人。后辛不堪解差凌辱,蹈海而死;华愤激之余,仿俄国革命党暗杀之法,与李同归于尽。辛纪元者,“新纪元”也。新纪元始,女子翻身,乃作者之本意也。

其二,将固有词汇整合后用于人名,但作者之意溢于字面,一目了然。如怀仁《卢梭魂》中的华复、姬文《市声》中的华兴、思绮斋《中国新女豪》中的华其兴、不题撰人《猪仔记》中的华日新,四人的姓即意指“中华”。华复与其父华裕后一同上“独立峰”,华复,实为“复华”,作者之光复巍巍中华之意也;华兴是书中一位“忧时豪杰”,“有志做个商界伟人”,“要和洋商争胜负”,华兴者,中华兴也,作者之憧憬未来也;华其兴的事迹上文已有论述,其名与“华兴”同一意也;华日新在南洋锡兰岛想法子搭救被贩卖到那里

的中国苦力(猪仔),国人沦为猪仔,实因国力衰弱,作者希望中华日日换新貌,故谓“华日新”也。又如旅生《痴人说梦记》中的东方仲亮,他与贾希仙殊途同归(参见后文“贾希仙”条)。东方亮,中国强,但愿如此,方不负作者之心。再如轩辕正裔《瓜分惨祸预言记》中的一位英雄夏震欧,因不愿受满人统治,在兴华府与同志立一自治实行会,随后被举为统领,拟独立之事。自独立始,国势骤益兴隆,震惊欧美列强。取名夏震欧,作者愿华夏之族强盛也。

其三,读者须从字面联想开去。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的黄克强、李去病,两人皆书中之主人公。黄君主张君主立宪,李君主张武装革命。黄克强,黄种人能够强大之意;李去病,去除积病(弊)之意也,若此两者能实现,则梁启超可瞑目矣。又如颐琐《黄绣球》中的黄绣球(黄秀秋),书中写她为女界光明而奋斗的经过。黄绣球,就是“把地球锦绣起来的意思”。^④再如碧荷馆主人《新纪元》中山西解州的一位豪杰黄之盛,实为希望吾黄种人有朝一日兴盛起来的意思。

(三)

叙事类的小说离不开情节,而情节就是“作品中所描写的由人物行为构成的事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连贯性”。^⑤“连贯性”就是“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的事件的有机组合”^⑥,而这些事件主要由人物的行为构成,因此,人物和情节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晚清的小说作者们往往都急切地想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从人物的命名上就能立刻联想到小说的情节,从而领会作者的意愿。就这 21 部小说来看,在有意义的人名中大约有一半与情节有关。

马瑞芳先生在论及《聊斋志异》的人物命名时认为蒲松龄把姓名作为谋篇技巧的贡献在古代短篇小说中是开创性的。“这种以姓名谋篇的手法,是留仙毕生艺术寻求中结出的硕果,是古代短篇小说构思模式的新品种。”^⑦长篇小说的人物要比短篇小说多得多,结构也要比短篇小说复杂得多。晚清新小说大多是中长篇小

说,要完善以人物姓名来结构故事的构思更加不易,但若作者一旦成功地完成构思后,这种谋篇布局的方式将比短篇小说放出更多的异彩。笔者将这 21 部小说中与情节有关的人名分为如下三种情况。

一、直接暗示故事情节

即从人物命名中可略窥后回书情节的发展,基本上采用可概括后回情节的字起名。如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的线索人物九死一生,他在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避过了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等诸多灾难,所谓“九死一生”也。他的名字正是本书的缘起,直接暗示着二十年的怪事。又如不才《地狱醒游记》中的黄无人,他是上海书社的编辑,在梦中看见世界遭受一场浩劫,唯中国幸免成了东亚雄国;但梦醒却是黑暗的现实,“竟如地狱一般”,贪官横行,哀鸿遍野。作者见当世之中国如地狱,是谓“无人”也;接着描写惨状,与“九死一生”者颇为相似。又如乌狗《地方自治》中的末科举人魏自治,到东洋混了半年,满口经济法律、立宪自治,被县官派充自治公所总办。随即借地方自治营私,最后自治公所树倒猢狲散,“完全变成一场无聊的闹剧”。^⑧闹剧以自治始,又以自治结,是以作者谓之“自治”也。再如吴趼人《恨海》中的陈戟临。陈是出身于广东的京官,后来战乱中,陈戟临一家被杀,只二子逃出。“戟临”,我佛山人谓兵事将近矣。此外还有怀仁《卢梭魂》中的胡畋、朱胄、武立国。畋,猎也,鱼肉百姓也。胄、武,俱言兵戈之事。书中有朱家村被贪官胡畋所逼,民不聊生,遂聚众起事,由朱胄、武立国率领,杀死贪官污吏,跑上“独立峰”“自由峽”,自成国家。

二、通过暗示人物的性格或其作为来暗示情节的发展

人的性格决定着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又构成了情节,因此,人物的性格及其作为将会影响到小说中情节的进行。正如欧里庇得斯说“命运即性格”、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一样,晚清小说作者们用对人物性格的暗示来作出对情节的深层次上的暗示。这也是一种间接暗示。如陈天华《狮子吼》中主人公狄必攘,他

是学校出身的文武全才,组织会党,结识志士,共同反清。又如颐琐《黄绣球》中的黄通理、毕去柔,黄通理是黄绣球之父,通情达理,支持她为女界光明而奋斗,故名曰“通理”。毕去柔,女子也,支持黄绣球之事业,帮她到上海去采办学校所需的仪器,毫无旧时女子柔弱之态,是谓“去柔”也。再如思绮斋《女子权》的女主人公袁贞娘,贞娘携一男同学名片归,为其父所见,误为贞娘行止不端,因此拒绝贞娘上北大读书,贞娘愤激投江。后被救,积极投身办报、宣传活动。作者谓之“贞娘”,赞其坚贞不屈也。还有忧患余生《邻女语》的主人公金坚(不磨),他是一位有志青年,因“愤于联军入京,北方大局糜烂,想努力于救济,于是变卖了家产,偕一仆由陆路北上”。^⑩“金不磨在作者笔下,是一位个人主义的英雄”^⑪,所以起名为“坚”,谓其信念坚而不磨也。

三、暗示人物是情节形成或发展的原因

有的作者不从正面来暗示情节的走向,也不以人物性格或作为来影射情节,而是旁敲侧击,暗示出该人物是导致情节如此发展的诱因,或可称之为间接暗示的一种。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孔弘道,小说第一回孔弘道在上海世界博览会上宣讲“中国近六十年史”,“令外国人都知道我黄帝子孙变迁发达之迹”,正因孔先生“弘道”讲史,才引出黄、李二人之事迹。“弘道”乃小说之起因也。又如陈天华《狮子吼》中的孙念祖。子孙为什么要“念祖”呢?因为“孙家有个始祖,聚集了家丁子弟,族人邻里,据垣固守……”。(第三回)原来有此传统,所以才引出狄必攘之事也。又如张肇桐《自由结婚》和颐琐《黄绣球》中的黄祸。名虽同,意义却相距甚远。《自由结婚》里的黄祸是男主人公。何谓祸也?其祸有三:一异族统治;二外国人;三同族奴隶。主人公正要反对这三种祸事,而起名为祸,意在提醒读者,提示后回书也。《黄绣球》中的黄祸本身就是祸水,本身就是情节中的一祸:勾通衙役,想在黄绣球黄通理夫妇身上捞一笔横财。谓其“祸”,毫不夸张。再如聂慕政(李伯元《文明小史》)、贾希仙(旅生《痴人说梦记》)、范慕蠹(姬文《市声》)三人,其名字都有仰慕之

意。聂慕政是志气极高的热血青年,仰慕东洋“文明得极”,“人人都有自由的权利”,便往东洋游学,主张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此即所谓“慕政”也,由此引进西政情节始矣。贾希仙漂泊到“一片干净土”的仙人岛,以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武器开发仙人岛,使之文明昌荣。仙人岛之事纯属空想,但确实是本国改革事业的理想,因“希仙”而引伸出仙人岛之事,其名之意明矣。范慕蠹是铁厂小老板,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后与李伯正合作,渐改旧习,又善于经营,事业蒸蒸日上,遂李范齐名。蠹者,范蠡也,灭吴后经商致富。慕蠹,羡慕范蠡,故而有弃恶从善,致力民族工商业,而事乃成,真不易也。

(四)

由上文所列举的材料来看,晚清新小说的作者们在人物命名上还是下了一定工夫的,既继承了传统的小说技法,又在表现内容上对传统有所创新,成了晚清小说中一道别具一格的风景区。但是仔细想一想,这样的命名方式到底好不好呢?笔者认为有利有弊。

其利在于这样的人物的命名能使小说脉络明白清楚,有利于作者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同时这样的命名能凸现人物在小说中的作用,在第一时间吸引住读者,并积极引导读者进入下一个情节。

其弊在于一直使用这样的名字会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虽然小说本身就是虚构的艺术,但也要使人感觉到真实可信。而如《黄绣球》中的猪大肠,《官场现形记》中的冒得官等这样的名字取得多了,便削弱了小说的真实性效果,让读者产生距离感。同人物命名一样,晚清新小说中有些地名的命名也有类似的缺陷,如《洗耻记》中的“不降村”;《狮子吼》中的“混沌国”、“民权村”;《卢梭魂》中的“独立峰”、“自由峡”等等。过滥的使用,容易使人隔膜,进而避而远之,这不成了新小说的悲哀了么?只有得当的使用,才能达到好的艺术效果。

由此观之,晚清新小说的作者们的考虑尚欠周详,但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在一个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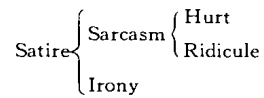
与现代激烈碰撞的时代,这批作者自觉地成了时代的代言人,为中国古代小说史画上了一个较为完满的休止符。

注释:

- ①②④⑤⑥⑦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③⑧李洛枫:《人名与文化、时代的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④霍世泓:《试说中国小说人物命名的修辞机趣》,《写作》,1996年,第3期。
 ⑤⑦⑩马瑞芳:《论聊斋人物命名规律》,《文史哲》,1992,第4期。
 ⑥这二十一部小说是指:《洗耻记》、《黄绣球》、《市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宦海升沉录》、《卢梭魂》、《痴人说梦记》、《新中国未来记》、《恨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地狱醒游记》、《地方自治》、《自由结婚》、《狮子吼》、《女子权》、《邻女语》、《猪仔记》、《瓜分惨祸预言记》、《中国新女豪》、《新纪元》。
 ⑧吴淳邦:《晚清讽刺小说的讽刺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25页。

- ⑨ 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 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78页。在弗莱的论述中,“讽刺”(satire)这一概念的分类如下所示,笔者也是按照这个模式给人物命名分类的。



- ⑩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⑪⑫⑬ 欧阳健:《晚清小说简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⑭ irony, 韦伯斯特中级词典(Webster's Intermediate Dictionary), Merriam—Webster Inc., Publishers, 1977. 该词条原文为:the humorous or sarcastic use of words that mean the opposite of what one really intends (as when words of praise are given but blame is intended).
 ⑮ 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5页。
 ⑯ 王纪人,杨文虎等:《文艺学教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参考文献:

- [1] 阿英. 晚清小说史[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 欧阳健. 晚清小说史[M].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 吴淳邦. 晚清讽刺小说的讽刺艺术[M].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 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M].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
 [5] 霍世泓. 试说中国小说人物命名的修辞机趣[J]. 写作,1996年版,第3期.

Exploration of the Naming of Characters in New Novels in Late Qing Dynasty

SUN Yimin

(Humanitie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form of the New Novel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novels due to the particular society and epoch backgroun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New Novels are not only full of new concepts and new things, but also imbued with new cultural connotations, which are reflected by the unique name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m. The aims the authors wanted to attain when naming the characters can b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he first type is intended to satirize, the second type to display the purport, and the third type to build plots. We may form some new ideas of the value of the New Novels through this study.

Key words: the New Novels,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e naming of characters, irony, indirect indication

(责任编辑:吴晓明)